

鲁迅职属的北京图书馆的创立

萧振鸣

人类遗留的所有文物中，纸质文献是最不易保存的，历史上的战火战乱、水火之灾、焚书之痛，给人类文明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。所以图书的贮藏和阅读的空间开放，是人类文明延续的重要保障。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创立，是从清末才开始的。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请清廷创办了江南图书馆并聘缪荃孙为总办，1909年清政府又批准北京京师图书馆创立，缪荃孙任监督。自此，中国南北两大图书馆进入公共领域。

鲁迅的职属

京师图书馆自批准创立至清帝逊位，并没有对外开放。民国成立后，京师图书馆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，并命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。

1912年1月1日，中华民国建元，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。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，蔡元培任教育总长。由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友好许寿裳向蔡元培举荐，2月中旬，鲁迅即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了部员。3月10日袁世凯篡夺了政权，在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，开始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。4月初，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，临时政府迁至北京，教育部也随之北迁。5月初，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，与许寿裳一起随教育部北上。5月5日到达北京，6日，到教育部报到，10日，正式上班办公。直到1926年鲁迅离京赴厦门大学，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职14年半。

1912年8月21日，临时大总统发布任命状：“任命周树人（即鲁迅）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，兼管图书馆。此状。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一日，著字第肆百肆拾玖号。”26日，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。鲁迅在社会教育司所管的主要事务有关图书馆的有这样几条：

关于博物馆、图书馆事项。
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。
关于通俗图书馆及巡行文章事项。
鲁迅是个读书人，同时又是藏书家。他从小博览群书，而在他的时代，出版业并不发达，鲁迅爱读的野史杂说很难看到，中国的书又有那么多封建糟粕、伪书等，比如关于《四库全书》，鲁迅历来持有自己的看法。鲁迅曾在《且介亭杂文·病后杂谈之余》一文中说：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而古书亡，因为他们变乱旧式，删改原文。”“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中国人著作的手段，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。全毁，抽毁，删去之类也且不说，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

容。乾隆朝的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是许多人颂为之一代之盛业的，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，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；不但藏之内廷，还颁之风文较盛之处，使天下士子阅读，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，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。”

开办公立图书馆可以皮藏大量文献，可以方便大众阅读，这是鲁迅热衷的事业。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期间，为中国的教育、文化事业认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。关于博物馆、图书馆的建设，是鲁迅在教育部司管的重要事务。京师图书馆、京师图书馆分馆、通俗图书馆的创立和变迁，都融入了鲁迅大量的心血。

京师图书馆的创立

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学部上《筹建京师图书馆折》，9月9日被奏准兴建京师图书馆，任命缪荃孙为监督，设馆于什刹海广化寺。所藏图书取自国子监南学和内阁大库，包括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和南宋缉熙殿珍本，还采进敦煌石室所藏唐人写经本八千卷以及著名私家藏书，总计藏书不到十万册。1912年，中华民国建立后，蔡元培任教育总长。5月，教育部任命江瀚（叔海）为京师图书馆馆长，馆址仍为广化寺。

鲁迅从1912年8月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，主管图书馆是他的重要职属。20日鲁迅随夏曾佑司长到京师图书馆视察，鲁迅日记载：“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藏唐人写经，又见宋、元刻本不少。”

1912年8月27日，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，开始接待读者。鲁迅日记与书信中有很多对京师图书馆奔波操劳的记录，如：1912年9月30日：“上午致江叔海信，又致蒋抑庵信，为之介绍阅图书馆所藏秘笈也。”1912年12月19日，鲁迅踏雪访问京师图书馆：“大雪终日，午后同夏司长赴图书馆，途中甚冷。”

1913年6月，因广化寺地处偏僻，房屋低洼潮湿，不宜保存图书，经教育部批准，在另觅新馆址的同时，租用于宣武门外前青厂民房一座当做分馆。1913年4月1日，鲁迅日记载：“午后同夏司长、齐寿山、戴芦舫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屋，坐少顷出。”23日，“午后同夏司长、戴芦舫赴前青厂图书分馆”。6月，分馆开馆。29日，“在部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，头脑岑岑然”。1913年2月江瀚调任他职，教育部夏曾佑负责管理该馆，但实际上是由鲁迅负责管理。鲁迅为京师图书馆的建设呕心沥血，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同时京师图书馆也为鲁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，他经常到图书馆借阅书籍，还介绍日本友人前往参观。

1914年分馆迁至前青厂西口永光寺街。4月4日，鲁迅日记载：“至前青厂图书分馆。”10月，京师图书馆停止阅览，暂时由广化寺移至国子监。1915年，确定以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。1916年初，分馆又迁至宣武门外香炉营四条胡同。1917年1月26日，京师图书馆在方家胡同重新开放，鲁迅与教育部部分同仁出席了开馆活动并合影留念。同时京师图书馆已租具近代图书馆的规模。

1917年1月，教育部获准在午门设置京师图书馆，在端门设置历史博物馆，鲁迅前往视察数次，后来京师图书馆终未迁至午门。1917年1月26日，“上午赴京师图书馆开馆式”。现在，京师图书馆已经发展演变为中国最大的国家图书馆，鲁迅功不可没。据国家图书馆的资料，京师图书馆开馆之初，为充实馆藏，鲁迅在1912年秋季以教育部名义咨调各省官书局所刻石印字版大型类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授予京师图书馆。1916年4月，通过政事堂取得内政部同意，明文规定，凡经内务部立案的出版物均须分送京师图书馆一份度藏，标志着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重要职能。同年，鲁

迅又为京师图书馆征取各省区最新修刊的志书，征求各种著名碑碣石刻拓本。《永乐大典》（残本）和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也是经鲁迅据理力争，于1915年移藏京师图书馆的。

通俗图书馆的创立

继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开馆之后，通俗图书馆也于1913年10月21日开馆。地址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路西抄手胡同口外。这是第二座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，也是我国最早的一个面向大众的图书馆，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群众和儿童。图书馆还设立了新闻阅览处和儿童阅览处，提供免费阅览服务。还附设了一个儿童体育场，供读者休息时进行锻炼，以健身心，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。鲁迅在10月21日这一天亲临现场参加了开馆式。

关于通俗图书馆的建设，鲁迅认为：“通俗图书馆，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；而科学书等，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佳，大可购置，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。”（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）鲁迅对通俗图书馆非常关心，还把自己校阅过的翻译小说《炭画》及参与撰写的《新青年》杂志等捐献给图书馆以丰富馆藏。鲁迅还经常到那里检查工作，借阅图书，他的小说研究从通俗图书馆受益颇多。鲁迅在《小说旧闻钞》再版序言中说：“《小说旧闻钞》者，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《中国小说史》时，所集史料之一部。时方困窘，无力买书，则假之中央图书馆，通俗图书馆，教育部图书室等，废寝忘食，锐意穷搜，时或得之，则喜，故凡所采掇，虽无异书，然以得之之难也，颇亦珍惜。”对通俗图书馆非常赞赏。通俗图书馆的藏书以大众通俗读物为主，所藏的一千多种戏曲、小说，在当时甚至超过了京师图书馆的收藏。

为增加读者，扩大普及教育，教育部与内政部协商将通俗图书馆迁至中央公园（今中山公园）。1917年8月，通俗图书馆搬进中央公园大殿。由于图书馆与公园产生矛盾，只好再次搬家。1924年，通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均迁至宣武门内头条胡同22号，同属教育部管辖，合署办公，分馆政务。这里是宣统年间翰林院讲习馆旧址，是一个环境幽雅的大四合院，南屋为阅报室，北屋为阅览室，后面是书库。鲁迅和当时的学界名流经常到那里查阅图书资料、借书和赠书。1956年10月，该馆命名为首都图书馆。

今天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兴旺发达，各省、市、县直至社区，大中小学，企事业单位，图书馆不计其数。新建于北京副中心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开馆近两百天时，读者就已达两百万。我们不能忘记先驱者辛勤的付出。

我天天看辣椒。我站在早晨，这时候的早晨是温和的。我只占了它的一点点，一点点时间吧！在屋边朝菜地里远远地望一眼，我就晓得辣椒还活着。

有时我也多站一会儿，我在想，太阳这么毒，危险是普遍的。这些小东西是怎么一点点活过来的。有没有需要我做的？比如浇水。看到它们，我有浇水的冲动。我不应该置身度外，一些行为，的确关乎生命的存亡。可是，爱人反对我去浇水，可能她担心我不晓得轻重。她说不用天天浇水，那样根不能往下扎，反而不容易活！哦，水是不能乱浇的。我们都是大地的禾苗，乱套的洪水向着我们来了，注定吃不消的。不，湿润是深色的，投放到泥土里，就像低落又沉郁的眼神。活路被埋土里，我看不见。

辣椒应该在春天栽下。这些辣椒，却是在赤日炎炎的夏天栽的。今年夏天特别热。春天栽下的辣椒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。它们曾经是非常好的辣椒。浓浓的绿团里，尖长的果实，就像编钟，非常壮观。它们的沉默比轰鸣还要热烈，它们引来了路人的赞美。

爱人将辣椒籽留下。平整了土地，开始了一番育苗工作。将春天的种植延续到夏天是否成功，她也不晓得。她喜欢植物，算是关于春天的一次回忆，也是对不久前的突发洪水来改善或挽回吧！绿色生命饱含的生机和奥秘令人向往。辣椒，让一日三餐更有味道。菜地横一条竖一块，仿佛在调整泥土的表达，如何更合理地进入夏天。香椿树立在菜地的中间，香椿叶炒鸡蛋非常美味。香椿站在菜地里就是个例外吧！四季豆下市了，架子和枯叶还在留守。出门一身汗，懒得去管它们了。花生地陷进了老深的杂草里，是来过的洪水扰乱了心情，没去管了。金红的小花早开过。地里出现小洞，说明花生的功夫在地下，引来老鼠惦记了。苦麻的叶子剥一回，个子又往空中蹿上去一节。从低矮到瘦高，中间是减法。减法就是加法。土地有它的性情和算法，不接触不晓得。早晨的光线柔柔的，从空心菜里披挂下来。有一天，爱人欣喜地对我喊着：“辣椒苗出啦！”我赶忙去了菜地。我看到很小很小的辣椒苗，小得分不清芽瓣的种类，小得就像泥土里冒出来的一点青烟，然而苗儿如同新月一样朦胧了目光和原野。

这么热的天，就是一个人人在地里不说站一天，不到半天也会倒下的。辣椒真够英雄！越晒越青绿，越来越娇嫩，越来越是角儿啦！我用玉米的叶子将苗儿护起来，避开点儿阳光吧，我甚至将接空调水的铁锅，翻过来扣着小苗儿。钢铁用圆弧描画保护区的界线，和柔细润也来关爱一回过于刚烈的态度。总之，对辣椒好些，让成长更加顺滑！从火焰般的阳光下，冲出一团来自泥土的本色。大有看点啊！

最初栽下的辣椒，个儿小小的，挺挺的。一天下来，太阳把它的毒辣一股脑地对准小家伙。黄昏里，细弱的叶茎全趴下了。嫩叶往里卷着，不仅仅是群体疲倦，而是生死不明啊！可是一夜过去，小茎挺起，叶子展开，应该是夜晚用时间遮掩了其中的窍门。不用打破砂锅问到底啦，反正欣喜舒展到了我的脸上。我相信叶子里藏着绿意和经书，细小的脉络把太阳翻过来了，高高的火热和低矮的清涼之间，是辣椒架上来了。更为细腻详实的部分，包括所有的清楚明白，需要蹲下来。我拨弄着叶片。我在温和的早晨蹲下来。泥土有些苍白，像是孕妇的脸色。飘上玉米的气息，有点辛辣，也可能是干涩。围绕着辣椒根部的是泥土的窝窝，一圈又一圈的，是我们大地笑起来的样子。

总之，我的面前飘荡的是深厚凝重的地气。地气是个好东西，我又勇敢地往前想了一回，天机也在地气里。泄露不泄露留着不说。根须就是用来对接的管道。不用大棚啊，辣椒顶住了热辣辣的夏天，小小的绿团就是太阳后的一大截！辣椒够泼辣的，那里的顽强在大地上明摆着。

我不止一次地蹲下来。我看到了叶子平展着，就像早操里众多的手臂。黄山学院的高楼围落了大块的影子，阳光开始从楼顶爬上来。叶片已在平托起初升的太阳。辣椒耷拉下来的样子

是昨天的样子，现在更新了，那里的精神面貌粘住了脚步，我多站了一会儿。辣椒不光承受住落下的灰尘和嘈杂的声音，还让一些想法通过绿叶。绿色通道正在一点点宽大。今天小虫子在那里颤颤悠悠，明天还可以让更大的重量找到承载的路线。

有三棵辣椒仿佛按捺不住自己的性子，高出了群体一大截。那势头在积攒火箭的级别吗？也许，蓝天在它们眼里就是一个高，而它们就是缩短那个高的妙招。我的关注有了实效，好像它们在你一心一脑地高给我看。看来，爱人是对你的一心一脑地高给我看。辣椒，一起构成铁三角。一样不可少的。可以撤除铁锅和玉米叶了。辣椒已经充分尝到了炎炎烈日里的劲道，有了劲道事情好办多了！

有天早晨我看到一棵长得好好的辣椒，像一摊挤下的青泥，软塌在自己的位置。在昂首挺胸的团队里，这个情况有些糟糕。我蹲下来了。可我看不到泥土深处，有限的经验也很可怜。辣椒被地老虎（地蚕）咬断了根吗？也可能必须碰到了没有匀开的鸡粪，那东西够浓烈的，也就是常说的辣椒被烧死了。总的来说，土里的情况有些复杂，我两眼一抹黑。好在爱人的苗圃里，还有辣椒苗。

一天又一天。早晨第一件事，我进了菜园。辣椒就像好看的书一样抓住我，翻开厚厚的云朵，鸟声明亮羽翅带彩。我也被琢磨一下从睡梦里翻过来，这时毯子和晨光粘在一块，有些皱巴巴的。顺着增长的脉络，我惦记着叶上的台面，是否还能撑住？一只虫子在测试一本书的速度。半开的白花把大地里的香气小倾斜斜着。辣椒的格局升高了。好看的小物斜不了昨天对今天的期待。昨天和前天已经连成一片。趣味总是向前的，也能扩散甚至迂回，所谓梅开二度，花开两回。好像热度是蹭出来的。接下来，故事进入中间地带，不能没有突如其来，也不能老是突如其来。很多细节说是青色的，不准！说是绿色的，好像差那么一截。我被一个枝节又到天外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波涛瘪下去了。我把视野调整了一下。横竖还是那些地块。接下来，和所有好看的规律一样，贴近好奇和心跳。叶片在凭空摇摆。那些脉络真是想得出来，它们穿插的不止一幅春天，千头万绪在它的后面。简直就是面前摆上了大树，顺着枝丫去上升去想象吧。好场景景和转折有了苗头。新鲜的状态过了一天更新鲜了。它们从秆茎往上壮着。是一支军队呢！那里的高度不好拿捏。不是凑合着的。添一分减一点，都在慢或快里了。尽管丰盈需要讨论，然而生长可是个硬道理。四十度的气温不能让绿意萎缩，小影子大绿荫就是必然的了。果实和根须在相互通气互为映照。大地是一面镜子。小风里，辣椒在摇曳。那是夏天被松动了，大块的炎热在斜滑，脸上的小汗滴落下来。不用拉开泥土，我也知道根须在往里深里紧了紧，在攀爬，在握手，在感动。一些接触紧紧地握到了一块。

2024 8 12
2024 8 13



笔会

京师图书馆开馆纪念合影（第二排右四为鲁迅）

鲁迅及周作人与《淞隐漫录》

顾农

清末闻人“天南遁叟”王韬（1828—1897）的小说《淞隐漫录》凡十二卷，先是在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于申报馆《点石斋画报》印行，有吴友如、田子琳的插图；后来才出版单行本。鲁迅青年时代读过此书，到1934年顷，他得到两种残缺的《点石斋画报》本《淞隐漫录》，凑成全份，十分高兴，重新装订为六册，并于首册扉页作一题记道——

《淞隐漫录》十二卷
原附上海《点石斋画报》印行，后有汇印本，即改称《后聊斋志异》。此尚是好事者从画报析出者，颇不易得。戊午盛夏，陆续得二残本，并合为一部存之。
九月三日南窗记。
当时鲁迅还得到王韬的《淞隐续录》后出之单行本《淞滨琐话》、《漫游图记》的若干残本，也都一一重新装订并分别写了题记。
鲁迅有此雅兴同他对王韬其人以及《点石斋画报》的重视是分不开的。先前他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十二篇《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》中讲到《聊斋志异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影响时，曾经提到“迨长洲王韬作《遁窟谏言》（同治元年成）、《淞隐漫录》（光绪初成）、《淞滨琐话》（光绪十三年序）各十二卷，天长宣鼎作《夜雨秋灯录》十六卷（光绪二十一年序），其笔致又纯为《聊斋》者

流，一时传播颇广，然所记载，则已狐鬼渐稀，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”。可知王韬的小说当时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，在小说史上有一定的地位。由吴友如主笔的《点石斋画报》（1884—1898）是清末风行一时的大众时尚读物，1931年鲁迅在著名的讲演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（后收入《二心集》）中特别提到它，鲁迅说吴友如是很有特色的画家，“神仙人物，内外新闻，无所不画，但对于外国事情，他很不明白……至于他画‘老鸨虐妓’、‘流氓拆桥’之类，却实在画得很好的，我想，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”；鲁迅又指出，“这画报的势力，当时是很大的，流行各省，算是要知道‘时务’——这名词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‘新学’——的人们的耳目”。所以这画报也就大有文化史史料的价值，近

年来研究现代文化史、文学史的专家已注意及此，颇有论述。
王韬小说之《点石斋画报》本具有双料的价值，难怪鲁迅对那些残本颇为珍重，亲自重订，并且一口气写了三则题记（后均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8卷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）。
与此相映成趣的是，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在将近十年之后也专门写文章谈到《点石斋画报》本《淞隐漫录》。他得到的是全本，文章也写得比较详细，其中有云——
数日前从上海寄到几部旧书，其中有王韬的《淞隐漫录》十二卷，我看了最感兴趣。天南遁叟的著述在清末的文化界上颇有关系，其在甲申前后之意义与庚子前后的梁任公差可相比，虽或价值高下未能尽同，总之也是新学先驱之

一支，我曾略为搜集，以便检考，这因《淞隐漫录》的原因即是为此，但是感到兴趣则是别的缘故。我初次看见此书在戊戌春日，那时我寄住杭州，日记上记着正月廿八日阴，下午工人章庆自京来，收到书四部，内有《淞隐漫录》四本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六本。其时我才十四岁，这些小说却也得看懂了，这两部书差不多都反复的读过，所以至今遇见仍觉得很有点人情分。当时所见的是小书四本，现在的则是大本十二卷，每卷一册各二十叶。据《说园著述总目》云：“是书亦说部之流，聊作一时之消遣，而借以抒平日之牢骚郁结者，其笔墨则殊无同，其事实则莫有也，如目为刘四骂人，未免深文周内矣。初微编于画报中，颇脍炙人口，后点石斋主人别印单行本行世，而坊友旋即

板，易名曰《后聊斋志异图说》，图画较原刻为工。”此十二册本末常有红绿纸痕迹，盖是从画报中拆出订成者，可以说是初印，比小册便易多矣……毁因此类著作，尚有《遁窟谏言》与《淞滨琐话》（原文如此，按当作《淞滨琐话》——农）各十二卷，平日见之亦不甚珍重，今之特别提出《漫录》，实以有花牌楼之背景在耳。而转眼已是四十四年，书味亦已变易，他更不足论矣。（《书房一角·旧书回想记·〈淞隐漫录〉》）
“甲申”是光绪十年（1884），其时前后王韬影响很大，迄今似乎尚未得到足够的估计。周作人则早已高度注意王韬其人以及《点石斋画报》在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，目光如炬，正可与鲁迅相视而笑。而周作人之珍重《淞隐漫录》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，那

就是他早在少年时代就曾在乃兄指点下读过此书。检《周作人日记》（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），戊戌（1898年）正月廿八日载：“下午豫章兄偕童庆至，收到《壶天录》四本、《谈史探源录》五本、《淞隐漫录》四本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六本。”豫章兄就是鲁迅。周氏兄弟闹翻以后，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再提及对方，而内心深处未尝毫无感情的联系，这里周作人说起他关注《淞隐漫录》一书有着“花牌楼之背景”（花牌楼是周作人陪侍祖父住在杭州时的地方），实际上指的是他与鲁迅早年兄弟怡怡切磋读书的背景。

鲁迅那样珍重残本《淞隐漫录》，亲自动手“并合为一部”，大约也有着同样特别的背景吧。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账号